

# 家乡有戏

姚文冬

去扬州旅游,午后转小巷,意外听到一种声音——有人在听评剧!初以为是幻觉,这地方,怎么会有人听评剧,走近一看,见一位老人躺在竹椅上,用手机播放评剧《花为媒》。

评剧是我的家乡戏,发祥于冀东,流行于京津、东三省,也只限于这些地域吧,没听说过南方有人喜欢。地方戏是乡音,是祖先传下来的声音,土生土长的人最迷恋,外人往往“水土不服”。这有点像植物,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草原上长不出椰子树。也像食物,很多人去西藏或者内蒙古,都喝不惯酥油茶和马奶酒,虽然也愿意尝尝,但几乎没有上瘾的。

我是京剧戏迷,京剧是国粹、全国性剧种,因而,我一度有过优越感。后来发现,京剧也不是在哪都吃得开。比如我的家乡,人人喜欢评剧,倒显得京剧成了“来自北京的地方戏”。

小城的京剧戏迷不过数十人,我们在公园唱戏娱乐,眼前几乎没有观众。一天,演唱正酣,来了一个外地大姐,像是问路的,我迎上去,没想到她第一句问话却是——“这里怎么会有人

唱京剧?”我一愣,不知何意。接着,她说明来意——她是专程来评剧之乡“朝圣”的。她问我,城里是否有一尊成兆才(评剧创始人)先生的雕像?我说:“好像是在河边吧,具体位置说不好。”她一听就急了,带着压抑不住的怒意嚷道:“你竟连成先生的雕像在哪里都不知道!嗯?”转身后,还不忘回头又训斥了一句,这次针对的是所有人:“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唱评剧,忘了这是什么地方吗?”气哼哼走远了。大家都以为我和她吵架了,当我说明了原委,他们哭笑不得。

这种“遭遇”,其实我早就领教过。我父母喜欢评剧,后来又迷上河北梆子,整天看省台的“家乡有戏”,那是一档以票友比赛为主的地方戏节目。母亲知道我喜欢京剧,偶尔,也会让我用手机放我唱的京剧给她听,听完了,不说好,也不

说不好,却说:“这要是河北梆子就好了!”

一次和文友聚会,知道我喜不喜欢京剧,就有人问:“怎么不喜欢评剧,评剧不好么?”没容我回答,另一人说:“他看不起评剧,觉着京剧高贵。”言语中透露出对评剧的轻视。我本无此意,但他这么一说,还真就较起真来:“京剧博大精深,评剧有好些东西都是借鉴的京剧。”不料这句话引起他强烈反应,和我激烈地争执起来,甚至说了粗话。我这才想起来,他是研究地方文史的,甚至推崇成兆才先

生到了“敬神”的地步。可见,地方戏虽是小众,但对特定的人群来说,有着超强的魅力。

京剧戏迷各地都有,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喜欢地方戏的人,严格地说好像多是喜欢“自己家乡的戏”。所以,扬州有人听评剧,这绝不是一件寻常事。在这个民居小巷,老人无疑是小众的,街坊邻里,会觉得不可思议吗?说实话,我并没因我的家乡戏在扬州有戏迷而兴奋,甚至狭隘地想——莫非,他是我一位客居扬州多年的唐山老乡?这就像去远方旅游,游客队伍里忽然传来乡音,我立马想到遇到了老乡一样。

地方戏,就如同故土、方言,滋养着一方人,也被一方人“自恋”地爱着。

一位眼科专家告诉我,现在不少孩子近视,除了每天户外运动量不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没法看远。仔细一想,确有道理,城市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我们的目光被各种障碍物遮挡,很难看远。前段时间,我带孩子回

## 看远

徐九宁

了乡下老家。站在田野里,看着一望无际的绿色,孩子兴奋极了,说:“眼睛太舒服了,好养眼啊!”远处的秧田、树木、碧水、山川,穿插在一起,让人看得心情无比愉悦。

看远养眼,看远养心,不妨常带孩子去大自然里看远。



朱森林

## 冲动

百草园

一时的冲动,表示你对生活还有激情;总是冲动,表示你还不了解生活。

咬牙坚持固然是种美好的品德,但适时放弃,未尝不是种明智的选择。过于执着,不是件好事,特别是那些屡屡执着不来的事,正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放弃后往往能见到一条新的光

## 适时放弃

徐悟理

明大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东方不亮西方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离开一棵树,转身后往往能获得一片广袤的森林,适时放弃,不仅不是过错,反而是一种智慧的成功。

秋风的气息,清明而散漫。这是一位忧郁的文人,他的文字里既有江南才子的风致,亦兼得日本浮世绘的隐秘韵味。

文学史上的郁达夫是以小说而闻名的,《沉沦》所引发的“文学与道德”的争论早已是旧闻,消弭在历史的烟尘里。但是,郁达夫还时时能被人们所惦念,这大概是因为文学总是能够超越时空的,它能让我们透过岁月的风尘更能准确地感受到那颗不羁的灵魂和那个时代所包容的特定精神氛围。

后人谈论郁达夫的作品,多冠以“颓废”二字。其实,这是对郁达夫最大的误解。郁达夫小说里所刻画的灵与肉的纠葛,是以忠实于自我为依托,然后用清新哀婉的笔调道出,故多有感伤美与病态美。说颓废,是

误解和低估了郁达夫的文学理想。

郁达夫来过安庆,也是在这样的秋天。小说《秋柳》里这样写道:“A城外的秋光老了。法政学校附近的菱湖公园里,凋落成一片的萧瑟景象(象),道旁的杨柳榆树之类,在清冷的早上,虽然没有微风,萧萧的黄叶也沙啦沙啦飞坠下来。微寒的早晨,觉得温软的重衾可恋起来了。”

菱湖公园就位于我家的斜对面,秋天的清晨,到公园里走一走,满道都是随风而落的黄叶。这时,想起郁达夫当年也是这样走着,感觉时光忽然慢了下来,脚下的步子也轻快了许多……

## 星期文库

“旧梦重拾”之三

## 秋光里的郁达夫

黄涌

一个人沿着江岸行走,秋风阵阵,辽阔的江面上穿梭着几艘来往的客轮;靠岸停泊的船只上,有两三个小孩对着江水嬉戏;岸旁的柳树在秋风的拂拭下,显得格外苍老。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这是郁达夫《故都的秋》开篇的话。郁达夫喜欢秋天,秋天是他的还乡病。第一次感知郁达夫的作品,也是在这样的秋天。那年,第一次出门远行,我来到了一所江南小镇。其时,秋意正浓。我沿着新安江漫步,在落寞与萧瑟中忽然记起了郁达夫写屯溪的诗

多,听过的太多,到过的太多,说最也很难,瞬间想到一大串,个个不能割舍。答案还会随标准的变化而变化。谁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更喜欢或者更讨厌的,更让自己开心或者更令自己痛苦的。最,只能总结过去。时间马不停蹄,说出口的最字可能会被随时收回。

不知从何时起,已经越来越少使用最字了。好像生活中没有什么是最坏,不必非此不可,不再眼不容沙,一切都能经得、受得,一切都能看得、听得,知道存在自有一种合情合理,又何必一较高下呢?

## 之最

阿星

句: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上梦,断肠春色似扬州。

诗是早些时从哥哥废旧的日记本里找到的,因为喜爱古诗,一读就没能忘却。温软的江南对应着郁达夫缠绵的诗句,使人多出了几分独有的情思。自此以后,我便喜欢上了郁达夫,先是从图书馆里借得他的小说集,后又从书市里搜得他的散文集来读。只是那时的我,更爱读他的旧体诗词,总觉得他的旧体诗里蕴藉着无限的风韵。再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渐爱看他的散文了,感受着他文字里泛滥出的阵阵秋意,仿佛他是一位专为秋天而生的作家。

郁达夫散文里多裹挟着

提到夏天的水果,人们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西瓜。不过,许多古人是无法吃西瓜度夏的。根据学者研究考证,西瓜是公元10世纪左右,才由西域传入内地的。所以,生活在明代的吴承恩,虽然将“红囊黑子熟西瓜”写进了《西游记》,可在故事发生的唐代,中原人还吃不上西瓜。不过,古人夏天能吃到的水果也不少。

《西游记》中,孙大圣爱吃的桃子,原产地便是我国。此外,枇杷,也是我国原产,被誉为“初夏水果第一枝”,诗人柳宗元曾在诗中道:“寒初荣橘柚,夏首荐枇杷”。

唐朝时,有个叫李直方的官员,挑选了时人最喜欢的五种水果,划分等级:“绿李为首,楞梨为副,樱桃为三,甘子为四,蒲桃为五。”樱桃,是备受古人欢迎的夏日水果。每年第一批樱桃成熟时,封建统治者都会“先荐寝庙”,剩下下来的樱桃就会用来赏赐大臣。

樱桃味道虽美,但性温热,吃多了易上火,如何协调美味与健康之间的矛盾呢?唐人有办法。有一回,唐玄宗请客吃饭,王维和同事们得到了玄宗赏赐的樱桃。大家吃得欢乐,又担心樱桃吃多了上火,王维便劝道:“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唐·王维《敕赐百官樱桃》)把甘蔗汁浇在樱桃上吃,能有效化解樱桃的热气。而且,甘蔗汁雪白清甜,樱桃殷红酸甜,相互映衬,简直就是视觉和味觉上的双重冲击。

和樱桃差不多时间成熟的水果,还有梅子。“青梅煮酒论英雄”是《三国演义》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桥段之一。因为古代的酒度数不高,多是由水果或粮食发酵而制成的,甜度较大,热了之后再喝,能疏肝和胃。而酸味的梅子配甜酒,正是人间好滋味。此外,在古代,以酸梅蘸蜂蜜吃,也非常流行。

“蒲桃”即葡萄,与绿李一样,都是夏季水果。中国人很早便发现了葡萄。《诗经·王风》中有一篇《葛藟》,所谓的“葛藟”,实际上就是野葡萄。

但现代人所熟知的欧亚种葡萄却原产于西亚,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将其带回中原。直到唐朝,西亚种的葡萄才广泛移植到内地。有了葡萄,怎少得了葡萄酒?唐代边塞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写下“葡萄美酒夜光杯”,犹如在人们的眼前展现出了一幅酒香四溢的盛大筵席,更被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推为唐代七绝的压卷之作。

根据《武林旧事》的记载,宋代的夏日水果有“奉化项里之杨梅,聚景园之秀莲新藕,蜜筒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林檎、金桃……”《东京梦华录》里还记载过“义塘甜瓜、卫州白桃、南京金桃、水鹅梨、金杏、小瑶李子”等等。着实令人眼花缭乱。

现在常见的椰子、龙眼、荔枝等水果,产于南方热带地区,古代普通百姓很难吃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悲剧,广为人知。实际上,在古代,动用国家邮驿系统来运送水果的事,早有先例。比如《后汉书·和帝纪》中就有相关记载:“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为了赶时间,许多“快递小哥”累死在了路上。

宋朝诗人梅尧臣,从好友手里拿到了几个椰子,开心地作诗:“割鲜为饮器,津浆若美酒。”(《李献甫於南海魏侍郎得椰子见遗》)剖开椰壳作杯畅饮,那椰汁,就如同美酒般甘甜!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是王维的诗作《画》中的诗句。在当下,这也是画里面才有的情形。

但是,在如今的青山绿水中,我不止一次真切感受到“人来鸟不惊”的情形。一次次,鸟儿们在眼前或自由地滑翔,或徜徉在树丛,或啾啾在高枝。它们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或者将我当成众多生物中对其毫无威胁

## 古人的夏日水果

邱俊霖

不过,我在记忆的快速检索,发现曾经是“人不至鸟亦惊”的。鸟儿们惊什么呢?惊的是气枪枪口的阴森,惊的是弹弓后面残暴的目光,惊的是迎着它们张开的网口……

现在,天蓝了,山青了,水绿了,时代的春天真的到了,因此“人来鸟不惊”。《画》中诗句的意境,终于在今天变成我们身边的现实。

## 人来鸟不惊

赵宽宏